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文集序六

諫垣存稾序　　韓魏公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君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疾貧求外補得許州將行而上以諫官俾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射得言爲難夫得通明諳機高識博達之士則動爭理日益君聽而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而上言雖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亦當顧射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

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賈直取名者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克重戳進荅掖垣實前日為諫之力也其所存槀欲燬而焚之以効古人慎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奏疏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焰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槀以藏於家[illegible]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盡懷納諫甚盛德之主苟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讜論序

六一居士

匠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養繇基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

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死生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措其所事而盡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力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

難也啓蒙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岐伯之書其尤善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有其學必至焉爲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賢者之書非特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三諫書序

雷夏先生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考古道而行況居三代之末承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文明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傷直道之難行故遂以紓而詞氣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率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

以搢紳浮競風俗澆漓乎夕躁進之徒鮮明自脩行之士不移權

轍漸衰彝倫自敗獻剗是崇讓論其一以齊民猥弊傷教疏興

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盛於斯自故獻韓愈論佛骨

表其二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蠹置不已俸祿難充耗蠹疲民

罕聞良吏自故獻杜佑并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

亦欲使昔賢遺恨拔自荒目前代遺文見于聖主者也每篇之

末自別有起請言曰指陳時病稍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勸

行而春復又自立問難列于後者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

至別表具焉

洛陽耆英會序一

司馬溫公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

所謂樂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敬又取為樂衆書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万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某來七十用狄監盧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某序其事不敢辭云

岳臺耆英新會序　　范忠文公

測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国而阜安万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爲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王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撰河南北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臺爲適中也今天子都汴皇祐元年宋興九十年矣始詔有司即岳臺故處用崇天曆測候一年以考正焉於是司天白元翼上言昔之測景必十餘年備天道今一年止恐未能得景之正乃聽測候三年迄是歲十月戊寅小雪止四年十月戊寅立冬步天之行與曆弄參相考驗則比夫前世之法爲最近密又采周以來見于經及漢唐

所載諸儒論議合今所得凡冣尺寸九三卷列于左方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 奉敕撰 王岐公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君道尊嚴自
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笙簧鼓舞幣帛侑酬之礼恩勤返復以盡
其懽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爲臣者未必有感發忠誠思以歸報
乎上上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方壽之福允有期
極其詩傳于後代猶歌而取法顧匪盛德之事歟嘉祐七年冬
十二月戊申帝乘暇日延羣臣觀三神聖翰于龍圖天章
閣玩心文明藻思潛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
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龍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由溥于
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德以曾顯也因以其書分賜從臣於是
尚書給筆札屬詩等二十有八人咸賡宸唱以進既置酒群王殿
上猶慊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國頌所上瑞物其本右
皆有文賁矣所以皆矢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

繹以示祖宗稽古之心而百王之絕縱也已而復與羣王飲乃
大合樂其初有詔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
唯盡醉勿復辭讓出禁中所藏芝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無
行笑命醜者至于三四衣冠愉愉不知涵濡君德之醉也臣尖
恩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宴樂苑囿歌鍾狗馬之娛
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
之詩臣愚竊恐未能遠過也昔帝王游觀之盛因有刻諸金石
以傳于無窮者若蘇館之遇哉臣與游禁林文歷太史氏之職
恭承明詔敢拜手稽首以揚万世之鴻休臣謹序

字說序

臨川先生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
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
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
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

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氏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賛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御賜飛白書序

石室先生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非所擬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游情睿思下寓毫墨神耀靈動涵負覆育含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羣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illegible]則有茲事肖時示飄逸其能於此以年而獲之者[illegible]二略[illegible]玩[illegible]界後[illegible]

傳于無極而况家璽藏能賜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觀御寶跡縱寫華楷招搖遂為驚勢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發驚駭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貝分賜左右太子賓客臣章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看光展對猶澁觀其點分顛墨角下壓秦寶畫五圭植高掩周瑞卻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說始可相與配其六璣璧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楮纘載以臨治願將刊鏤而垂示于遠謀泰堅玫留寘佛廟乳求短引以著其下歎哉修君之賜楊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爲題此初八日謹序

王氏書目序　　王深父

先君好聚書然起游士爲州縣小官十餘年晚始登朝有以祿其入溝而仰衆月率無定贏顧輒以益諸書市印而備寫者以多

世所難得而其大行者往往未假故王氏之書於國子書完
缺先君日極吾力不能厭吾意而老矣雖然吾有子孫幸續吾
家完舊而益新則數世之後王氏之書可勝道哉吾觀今時之人
凡所以望於其子孫者富貴利祿悲夫之所難則命之不可強得
也今吾獨好是物而以遺於子孫有賢者取益以張吾世於孝
者也如其不賢猶足以自守亦比夫違皇皇貪爭於分命之
所當失之則悲者不亦約而易操乎故嘗自錄其目為一卷嘗
主簿臨安時燕居於廳之錦樓因以名焉嗚呼先君沒十年因
兄弟羇甚藍寬屯土以接衣食而書之益日少相視痛憤恐
負先君之志而後子孫不能知之故據錦樓舊差別其類重錄一
卷而於每書之左各記先君之四年所得之年數今後子孫於其
所得者亦各以名記其年與世世傳之如此嗚呼先君之志其
集而畢與則王氏之興可知也皇祐五年閏七月二十七日甯

句臣同尚序

元祐會計錄序

潁濱先生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攻邊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而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因之為景德元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茀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實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

卒精練帑以充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賝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為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虜既平天下安樂民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睞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妄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

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茶鹽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匱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一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寬易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度容受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

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自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
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殫竭且
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
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
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
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
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焉臣謹敘

民賦序　同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
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
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
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
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
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

鄉黨盖今河朔京東之兖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緣保
馬之法吏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
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
又甚苦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
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
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盖有是道
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
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
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入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
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
卒在門民號无告二十年之間民无貧富家產尽耗此所謂不
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
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

其公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畝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枝私懸賞告訐以資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二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尺力耕田賦輸以養其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

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責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犬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無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畝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亦以持久而失先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者宇文融括諸道客户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户為客雖得户八十餘万歲得錢數百万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税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蒸草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閉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蹶

不謹其生矣今上聖覧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於役法牽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今家誡序　同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遠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頼以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及也則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号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礼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亦棄者哉是以尽其有以告之死憾而後

此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夫雖行潦之陋而與所奔猶父母之與奔子也故父母之孝[illegible]
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之必忠且盡而況其賢[illegible]
乎太常少卿長少孫公昇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教其[illegible]
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歟又集古今[illegible]得
四十九人以示軾曰古之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宇吾[illegible]以
爲此舍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軾[illegible]歎
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則斂[illegible]言道
古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illegible]發
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鼓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
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人又以刊屬之末也元豐三年
四月三日眉陽蘇軾序

追榮集序

元絳政

皇帝尊道禮賢表顯有功以勸[illegible]舊閥悉以風天下忠義之勸雖忠

獻韓公以永興節度司徒兼侍中薨于鄴上發苑置變服制
以尚書令告第又以郡　英宗朝食告于朝堂集議合應
國文貞二法易公名物博士祠法賜加等大中侍持御職戰
發政治寧其一品函簫鼓吹葬公故原　宸筆為製文以詔神
道而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其孤忠彥從上之賜
乃以其御製碑銘及冊謚遣貴與等文墓刻方讀題曰進系集且
來請序其末竊惟忠獻公之盛德崇業為時宗臣獨開沉謀首
建大議代邸得橫度之系誰翼至受遇危之遺扶六龍於初濟振
重光於黃道九畀所安所以肩性公功是天不憖留木其壞　皇上
永懷遺德撥發睿思錫二王之英函六藝之英哀次闕閣作為
銘詩如雲章日星閱飾乃物使表王之氣見于山川重其論公
貴強社稷功高而不矜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古漢之周勃
唐之姚崇其不幾乎讀堯聰之知人舜知之念功衡人精微無
去泰之間俾忠臣感激銘見吾之銘國人忿悉以立書之詩古

皆有死公爲不亡彼正觀者司空之碑而與稱首之殷閣元衮江左之雅而非極致之文豈若公感遇聖皇終始殊禮賁以神藻揭諸勳烈金刻煌煌與雲漢爭高亦老臣固陋詎敢飾辭盡以筆清先之疑竊哉叙千篇後姑以慰孝子之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八

序

文集序七

禮閣新儀序

南豐先生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

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所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
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未嘗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
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
代之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
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
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
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
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
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
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御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
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
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
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
為棺槨者不以葬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

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求象之質文
文雜而易亢捨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諧人情之所好者能為
之節而不能絕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
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
作之方也故天尊之上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
以為貴本一以為貴用則知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
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王冠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
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
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
作之如此者亦未嘗掘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得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
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
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

於其耳目況其服習而安之者乎蓋其陷於罪戾則繫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礼尚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仁宗訓典序　范太史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其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无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也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尭雍律賢不見過也太宗繼文德以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仁宗亦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礼作樂之會兼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主國最久，修身乎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
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
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宇，流風未息，
故老猶存，能出窮究之詆。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嚮。
首用能并大累聖無前之烈，淑是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
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
德以勸成王，取其可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主，
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
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
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稱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
人君，唐史官吳兢以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近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
朝，以備述英準讀曰陳于前者，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
德究備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謹訓，動為典則，實存成憲，規矩所致

治之輝編目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万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范祖禹昧死謹上

中宮懿範序

王樞密

夫正位宮闈同躰天子奉宗廟爲天下母非有盛德莫勝焉考詩書所称至漢唐之際能全族始之美者少皆奉上以敬順接下以寬仁謙恭儉約而崇以驕者盈滿爲戒妬忌之念不積于心讒邪之言不納于耳虛懷受善動必由禮而孜孜夙夜以輔佐君子爲志故能享尊崇保安樂而日隆家人之道與方乘比德於無窮有忽于兹悔吝憂危隨其成深如響而至可不愼哉竊以謂居其位不可以不知其故謹採先王經訓洎前言往行可以爲法者編成一卷目曰中宮懿範庶誦其言而致思聞其風而知慕日月之下薄有補云

仁宗御書後序

後山居士

人嘗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
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
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近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
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
所嗜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修其好於是將相
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藏不
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務世好故
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志世會理
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
之於藝無加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乃
壽主簿臣有其孝以皇帝所書大字以示臣臣再拜望而知之也
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
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餘術承世之偉聞而臣竊懼焉臣聞
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

士大夫同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已渥小人因書以進必
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出無其傳而
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正蒙書序

芸閣先生

熙寧三年子張子移疾歸休南山下齋居玩道者六年始立言
爲書以正蒙名之出示門人門人未卒學子張子没後十年書
尚未大傳門人相與謀序其作書之意而藏于家以待後世之
知言者汲郡呂某曰嗚呼大學不傳久矣孔子之門如子貢之
高弟猶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有隱而孔
子未嘗言之蓋不明人倫則性命之理無所錯不本性命則礼
義之文無所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以道精義
嘗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明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洒掃應對
之末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知難行之域則子貢者無
乃書乎文章而不敢謂性命之理亦在是乎孔子傳之孟子孟

子死不得其傳孟子生乎百世之下絕學之餘異端争長修
辛失其趣然自達獨立不懼推吾意以逆聖人之志致吾知以
窮天地萬物之理及之於吾心而悅質之於經而合考之於理
而不疑推之於天下國家而可行言不主文發端非一雖六經之
所未言先儒之所未辨聖人復起知不易乎斯言矣或曰古人
之所不可得而聞者夫子於傳之書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子
盡矣曰道之不明未有如是之甚孟子之不繼未有如是之久使
夫子而不言不幾乎絕而不傳者乎時然後言亦夫子之所不
得已也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序

御賜吳玠以師親札及詔書等序　玉臺王公

建炎三年金人既有同華天子在建康命知樞密院臣張浚爲川陝宣
撫處置使四年秋九月浚合五路之師與金人戰于富平我師敗績金
人乘勝遂盡有陝西之地遂欲窺伺川蜀時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知鳳翔府吳玠收其殘保大散關之東曰和尚原明年改元紹興冬

十月其元帥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自陳倉渡渭長驅以大散玠率兵擊之虜衆大潰兀朮遁而免追奔至渭上師幾殲焉捷書聞天子嘉識玠名金人自陷京師所至州縣皆望風驚散莫有闘者至是中國之兵乃知金人可與戰而勝非若鬼神豺虎之不可禦也俄而和尚原失守玠退保仙人關金人亦憚玠威略以為不可敵二年乃潜師出商於下饒風玠命梁洋清野以待敵至无所得遂由斜谷以遁四年復大舉犯仙人關玠力戰敗之敵偽輒潮若持久者一夕遁去自是畏服不敢來攻蜀人以安天子无西顧憂玠自屯和尚原以來為蜀扞蔽十有餘年天子每以宸翰賜之與凡詔書共六十一篇其門人宣正大夫鄂州防禦使自楊從儀裒次鏤板明玠忠勞寵遇如此以勸來者而屬旨序其意旨嘗觀漢光武中興建武十二年吳漢伐公孫述進廣都光武以書戒之曰成都十餘万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勿与爭鋒須其力疲乃可擊也吳漢不用幾致於敗及引還廣都且戰且進遂克成都臣伏讀宸翰有曰自古恃險據隘者待彼之來坐以制勝未聞望風而棄者也

天子
藏誥
武又嘗觀李靖為唐名將其五世孫彥芳家
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還來吾欲熟知公起居
狀皆太宗手墨權德輿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尒邪臣伏讀
哀翰有日但恨阻遠不得撫御背而慰朕之心也珎之遭遇何異
李靖謹拜稽首而書之紹興十六年七月一日左朝議大夫知
興州軍州事提舉本路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李貫
謹序

汴都賦序

潛夫先生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久安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蓄盈溢
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并繕城
域使各有數以隆中興宗天下為太平觀而奏議郎前知嘉州
誰縣事周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
言天子盛德俟務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
以諫上愛民力因其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

官之餞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
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晁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
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
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奇者語
奇易好也聽莊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
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大行呂梁舟車方
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踊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
啾咽痛久厭薾酤酸肴脯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
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竊怪以來
進士與有日者說五經皆壹為莘茸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
休曰不知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後羅騷何也
景暉為人蓋淡泊寡營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
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為後羅騷衍者

[illegible]取故備論之

李方叔遺藁序　　澗上文人

[illegible]山李侯以其先君子之遺藁示余曰文人吾先世之執友與吾父游乃數十年以相從論文賦詩為事今吾父屬藁之文典麗數千篇藏于家小子不敢大懼日月之逾邁不有序述以昭示子孫使世守勿墜則後之子孫恝然或存其章是不肖之孤[illegible]并厥緒使其後世無以考吾父之志而承其業世之學者欲觀吾父之志業於何求焉唯夫子為我序而明之豈雖不肖之孤是望其亦吾父之志也余應之曰子既以正集託序於李侯彥休而彥休文大述乃父之懿烈矣亦何事於余而余雖欲志之將何述焉雖然世之論方叔之文者多矣余竊以為未之或知也若僕之所見則有異乎是世之人見方叔出入東坡先生之門則遂以為學其文且似之者是大不然也東坡公之文雄峻高簡而優游自得方叔之文紆余委備詳緩而典雅斷然各

爲一家之文初不相同也豈唯方叔古之人皆然孟軻學子思者也其爲文則不類子思宋玉學屈原者也其爲文則不類屈原大史公學丘明者也其爲文則不類丘明李習之學退之者也其爲文則不類退之唐之詩人非無李白杜甫也薰陶乎氣韻邇接其步武非異代相望也然而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杜牧李賀白居易劉禹錫元稹李商隱張籍顧況溫庭筠之徒及其它詩人以數百各自成一家未嘗背規矩蹈襲甫白曰豈以甫白爲不足法哉非唯不相蹈襲亦人之才性有殊文之成也自不相同耳故自三代以來屬文者以數千家未嘗有相同者也文何怪方叔之文不類乎東坡哉唯其不相蹈襲然後見其於文有得且有成也韓文公有言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又云唯陳言之務去李習之云前人既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人何以異也今之後生欲學爲文詞必先剽竊採摭於前人甚以愈學而不至讀之便知其於文無所得且無所成

也孟子論君子之道於道欲其自得之為文詞豈不然哉由是言之方叔之不類東坡正得學文之解而方叔之文所以云也世獨未之知耳予姑以是冠其遺編之首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當知余言之不妄

胡先生言行錄序　龍溪先生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徒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氏而止耳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氏而止耳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三子所以韓揚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號先生之門而出者

椒蹊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然窃以求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未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乃去舊局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溉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擢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為最久其逮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為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字子東往吳興學亦先生之孫溉在焉相與輯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覓之思得先生易書是若干篇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官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秩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唯義理之在人心者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復行因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言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於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矣

建炎中興日曆序　　新安居士

臣恭被聖旨具省記大元帥府事跡至陛下即寶位本末編爲成書進御以塵乙覽將付之史館臣竊自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在臣聞伊尹申誥于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于始蓋保佑其始慎如此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終當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于艱難忍厥艱以大正厥始大正厥始以圖克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庭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身鍾百罹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即祚於應天府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書凡省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系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

月九日採事撫實編次成書凡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或
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臣汪某謹上

後序

臣惶恐拜手稽首言臣蚤事遭逢以從羈紲屬旅之事無補寸
長惟幄之謀徒冒成餘惟是蒙犯霜露執掌朝夕奉以周旋負
罪甚多蒙德最厚故凡陛下孝弟之至形於云爲之粗經綸之
大設於心術之微建府以來巨細首尾臣所得頗爲詳悉臣之
肺腑未嘗或捨恭惟陛下正德受命續已斷之大統典章或闕
則年運而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愈久而愈繆臣
操觚編輯初竊有志緣臣以罪屏斥流離轉徙六年于茲雖欲
爲之私竊自謂不經上聖筆削懼天下後世弗以爲信以是不
敢輒私著述與野史混淆而取疑異代又恐忽先朝舊典不得措
一辭以紀敘盛德大業之萬一攀附孤恩夙夜愧恨今也卜天

贊治夫要斯文詔誥下頒臣得以纂類當時本末具以上聞惟
陛下所筆削關諸天地而不謬質諸神明而無疑傳信將來如
揭日月無幾陛下再造基業之隆不至泯没臣死無所憾右除
編次建炎中興日曆奉承詔旨外更復鋪陳初終緫為後序曰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姿膺中夫之運靖康丙午春太
上皇帝出幸淮浙諸王從駕以往獨陛下奮激忠義夾輔淵聖
以衛宗廟社稷秦使虜庭陳義不屈金酋弗得辱卒講和而退
逮秋金人渝盟長驅再入淵聖皇帝以陛下威名著於夷虜仍
詔出使止師陛下朝聞命夕引道晨夜倍道疾馳期於有濟夫
未悔禍事有大謬不然者陛下渡河未幾虜兵已引而南矣蹤
躡安陽既念王室思唱大義坐以待旦惟淵聖皇帝有憑佩之
託命陛下以兵馬大元帥建府安陽治兵朝部發危渡河傳檄
諸路趣師起離激勵諸將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人倍其氣盡將
効死以進會附傳淵聖蠟封親筆又據密院樞書謂金人登城

欲兵不下方議通和令王師退舍有所誤國事之形陛下初欲矯制遂專京府建自以投鼠忌器大兵外逼奈二聖何陛下寤疎群邪遑恤伏隱忍以俟爲偽探報群醜爲度夏計遊騎駐郊乃趣師衆誓與死戰方鼓而前彼已宵遁猶竊鑾駕之北狩駭邦昌之僭竊我皇安在不如無生會天下樂推而群臣勸進咸謂祖宗基業實係大王民心皇皇非后何戴正祥契應天實啓之王嘗寵行淵聖先大事之語御袍脫賜陛下有異夢之祥祝矢鑾弓射三發而連中臨河問渡冰一泮而復凝稱康王爲請王以非曆數之在躬見紅光如火光以顯炎正之再王乃至中軍雲覆其蓋初程府宿邸與上皇賜二字則其大母聯三書傳序皆曰中興之運實賢受命之符人謀鬼謀孰不以爲宜哉迫不得已應天順人而即帝位夫豈偶然哉臣前之所載其兆非一陛下時行事之實雖漸闊而俯仰無愧臣竊惟陛下豈但使臣編類事跡而已哉舜之好問禹之拜言其亦有望於顛沛之舊臣也

耶臣因得以畢千慮之愚以為陛下獻臣聞齊公之入既立也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齊公請叔牙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君无忘在莒時管仲无忘束縛於魯時甯戚无忘飯牛車下時齊公避席而謝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又聞漢光武大業既定異時馮異朝京師引見帝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恩久不報異稽手謝曰[illegible]國家无忘河北之難臣無忘巾車之恩夫叔牙馮京之為人臣竊竹慕獨恨臣老矣不勝受恩待不林泉効叔牙則奉觴無路比馮異則引見无階惟是忠不忘君願陛下無忘履歷艱難守臣當無忘執鞭弭奉以周旋時結草而報庶幾君臣俱榮方駕古人不甚難與雖然臣抑又聞之孔子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陛下即位以來宵旰憂勤誠能无忘矣臣之拳拳願陛下終始无忘而終始是懼則豈特無咎而已哉于以奉迎二聖于以恢復中原指將遠邁光武而下視齊公為不足道臣謹[illegible][illegible]昔附

序曰暦之末仰塵乙夜之覽惟陛下察臣區區所以序之之意
不勝幸甚具位臣汪某謹序

奬諭書後序　　唐恭愍公

上即位之元年春正月臣自右史直龍權諫大夫越三月遷詞掖
數當奏對恭承聖訓以恤民疾苦為念至誠惻怛形於天顏臣
佩服天言奉以周旋願宣布之未幾出守湖會有疆場之警
奔命者午調發頻仍民亡聊賴臣既劾撫能力役省追呼一切拊
循无妨農時无擾獄市以奉揚天子德意乃繕城池謹關河招
卒旅整器械凡防秋所須悉遵詔旨吏不生姦民不告病而臣
不才命亦臣職也幸進司敗何足云勞而遠頒訓詔以聞將詔奬
諭臣不武何以堪之昔漢宣帝披數吏治二千石有理效璽書
勉厲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黃霸
守頴川治為天下第一召尹京兆而以之軍覆罷霸循良吏於
倉猝之事欽焉臣本儒跡書生奉詔牧民心勞政拙大懼不稱而

以筆務被擬戾實不忒何以堪之雖然斯民也三代之遺俗也其被祖宗涵育之澤為甚久頌天子寛仁勤儉之德為甚懇三老孝弟教誨之甚力而子弟之率甚謹不幸有警輒有忠義慷慨以徇國家之急者豈忍疾視其長上而不肯効命哉是則臣之不乏軍興雖臣職也非臣之能也寔祖宗之餘澤而天子之盛德也其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謹摹誥書而刻諸堅珉以傳不朽敢拜手稽首而為之序云

參政兄內外制序

蘭陵孫公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謂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託雲夢夸雄鬪麗諷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子詩誄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擢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

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絶徼負強不臣之
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矣故凶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
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戴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
嚴於一劍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貴於百万
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衮一言之威如斧鉞天威在顔不違咫
尺而文章之功蓋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孝
弟神童兩者名籍於礼部遂收其科又斈宏詞為第一累踐冊
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文字
言語為官業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illegible]用經
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illegible]
斈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群盜相挺而起四方多事大誥[illegible]元
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illegible]
意則但深厚切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參政[illegible]
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遇於是為盛[illegible]

于大雅得公所作內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鈞是而已矣夫人好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皆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諭之情於四方万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覿天顔亡厭皆涌惟公之文爲然典重美無溢要豊而不繁約而不昧一代之弥文爲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晁氏崇福集序　　金華先生

論至於奇論畫至於神固不可以加矣然必有宗焉以正爲主使二者皆真變也天下之作無難於文章而正宗爲之宗此佛氏所謂正法眼藏者若夫淵源授受不失其傳而極乎變則本朝號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莊以道德顯聞于大史其後大音洪奏可亭襲出世不乏人如元祐之無咎靖康之以道雖材用弗究而初嘗入東觀入西掖擢於一時紹興之道盛年少生藝苑遂老以死觀其方雍試詞科盖已温厚

爾雅熟詩書是多哉余晚與君游乃悉得遺集歌
復之文章直訣凡在吾天言乎理林皆吾賞而丹穴典凡毛也
承命工鏤諸板於以發乎藏不朽之幽光退之曰文字若此須其
所道聲音於河而下者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
疾不止終莫至而至焉庫哉欲趣西京之正宗而力去凡散之
未者捨是局劃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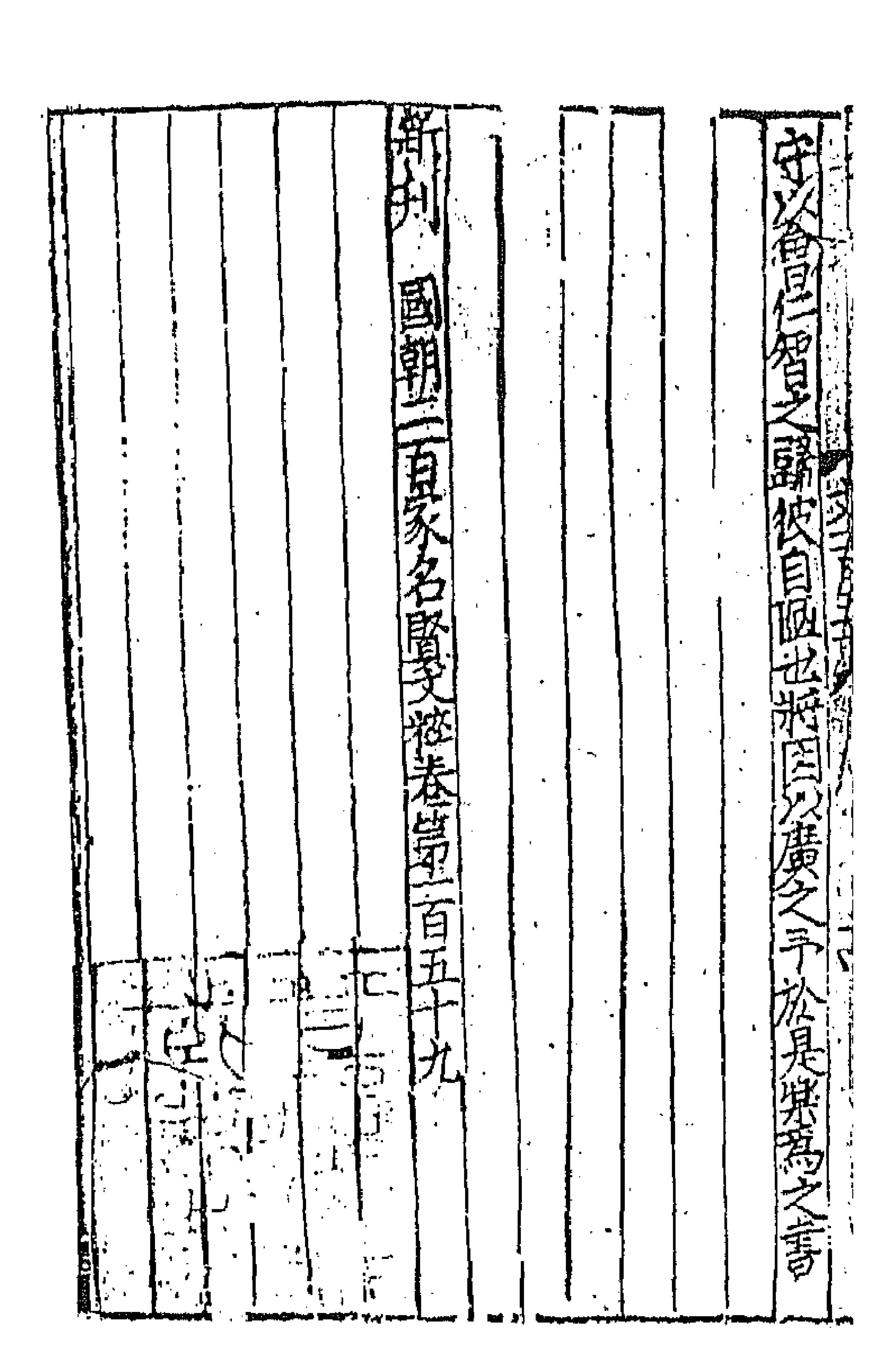
石月先生至言後序　金華先生

昔者孔子嘗導論學矣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至謂當時之好學則已無顏子而已故自謂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又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
學之大成也今之去孔子益遠矣學而能好好而能樂其惟石
月先生歟顏子之短命孔子以為不幸先生年彌高德彌邵
天其使主盟吾道者不文也豈非孔子之幸歟而顏子之不幸
思得之其微言之所着見者中[illegible]是先生至言之書是書與宇

屬相與裒襄其於敎學者甚惠某自泉州家息甚還時先生從子守吉郡公將漕江西某舟過南昌後入拜先生於堂之上一日見先生不鄙棄授某以其書某服膺焉信夫先生今日之孟子也則其文苟不進中庸之正道捨先生而焉歸某敢具論之以紹其者紹興十五年仲春眉山程某書

臨川文集序　　金華先生

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子孟子以降得道德之傳而發聖賢之蘊以詔後覺惟國朝歐陽氏司馬氏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漢唐先儒之所能至然王氏之學其與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者又不幸失於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至於文詞之雅律詩章之精深春容怡愉一唱三嘆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而後代之士見之不明講之不詳輒擯以為邪說異學而弃之可乎郡人杜仲容悉裒臨川凡所論著合為大成集鍥木以行於世曰抑有以也謂吾州里唯知尊蘇氏而不得取約



守以爲仁賢之歸彼自溺也將因以廣之予於是樂爲之書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illegible]

序

詩集序一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居士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盖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盖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欝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余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送李彥歸廬山詩序　　王岐公

今夫仕宦而不得志猶或不能謝事以去況得位而志行其老亦

去之之難也朝廷養廉恥於士大夫敬於其去也莫不致恩礼
以表其所難其能稱世所難乃屬臣之所難幾希其人哉臣伏
思先帝在東宮舊嘗延忠篤粹美嘉美之士以輔於聖孝有若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給事中李受實維其人先帝即位之明
年輙上書言臣老矣頭先以捌聖花願乞骸骨以冊書至五六
上他日自厚陵近還乃復言曰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
禄以自安也數請于朝今又加以數年臣之筋力不能也甚矣
惟天子裁哀之上獨念先帝東宮舊臣无幾而受之篤道淵身
亦閑勞以官職之事於是聽以尚書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庚戌
召對延和殿乙卯詔侍讀臣珪臣光臣[illegible]侍講臣公著臣[illegible]臣
[illegible]兼臣卞修起居注臣繪飲餞資善堂上數遣肦子之良厚既
又命即席賦詩以送之昔漢二疏一朝辭位而去歸其鄉道路
觀者唯歎息以爲賢然不見當時公卿祖送之詩前日李東之
自去經筵臣亦嘗為詩今復使賦送受之詩誠以事在人舜用

久則泯至天子所命之詩則將流于金石之傳愈新夫欲順上之所以褒待師儒之禮何如哉東之素家洛而受近徙九江雖世族不同然其迹出于一時世之言二李者不亦遠過二疎之事乎受且行自陳感遇之意亦作詩二章用繫諸本末云治平四年十月庚申日臣謹序

石曼卿詩集序　　徂徠先生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憂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頗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寸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

鄉之詩文特慶言妙發盖能啟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窮盡時散象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劭諸蟠泊會而發於篇而復歸氣淡若意與響顯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畔闘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款鳥獅貴乎軒欽過重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逸士而存者僅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一冊

日觴子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所而已矣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廬中其譚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為之詩則平淡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

公一來相遇無不語合意契俯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朝廷不欲強起之而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少而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為詩請予為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皇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序

唐杜工部夔州詩序

蒲恭敏公

杜甫蜀中詩在夔州為最多蓋甫留夔三年初居於瀼西後移東屯今瀼西北市甫嘗棲息遊觀處往往盡在又甫詩考之風俗人物山川城邑景氣節候文章語言祠祀禱卜春時歌曲聲調負汲畬種之法鹽麻魚稻酒菽飲食之類與昔無以異者獨郡治遷改不同耳自居夔東出峽過巫山傳於今者其詩有三百六十一首嗚呼天不愛惜此老乃令流落於此兵亂之際浮游飄泊轉徙不一故其詩多感傷悲憤之詞然未嘗一日不主於忠

義也淫泆被切哀動迺壯騷雅以後無此詩矣其三百篇之苗
裔歟今夔州太守取其夔州詩於刺史廳之北園為堂三楹立
八石以次刻之属其次序於其端觀其所能知甫獨書之以證此
方風物同異及甫去來始末云

送章子平送行詩序　　東坡先生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
七人其貴且賢以聞于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
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
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敷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
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入未
有不顯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夫相之也天之相人君
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
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
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

能如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重而豈徒然哉慶曆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為同年友衆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杭州進士詩序　同前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歐陽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復時上下亦勞其心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弃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慶曆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有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升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石

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離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序　同前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能言語而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眾難以瘁其身且悲其弱

病也踰年而伐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帷瓦缶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伐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忍亦伐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同前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獲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補於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焉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

者唯發其不關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我非其過翟公之
客負公於生死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
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
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
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
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
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
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
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
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
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序　同前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
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

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教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貴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謂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字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爲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言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平生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

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故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晁繹先生詩集序　同前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胥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

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辨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同前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黨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黄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

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靄俯聽二洪之怒號蓋嵩顛之有尼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序　東坡先生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

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竟甚恐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敵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顔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一

序

詩集序二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序　　潁濱先生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
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眞有此病
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
師範其万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
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
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
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
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
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
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
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
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聖俞前贈潛甫詩後序　袁大典

予少時聞臨江蕭公文字士能文章其才華有長吉之風常訪其遺篇而未得一日潛甫示予梅聖俞古詩卷古詩一篇首云吾先大夫臨終時夢中賦曉寒歌即求所謂曉寒歌讀之其辭奇古其韻險峭其才豪而氣猛其格聳而體嚴嶄絕巉岩變怪卓偉顛與魏闕之觚稜紫微之繚曲爭高而比壯鬪麗爭妍度越流輩而類巧思之言者所能為之宜其有神物持衛於已生之時收歛於將死之日而夢中之靈變愈踸踔淩厲也聖俞之於詩最號難評何乃曰才如李賀夫亦少宜其在世難為多觀其所與可以知其人矣潛甫盡與予酬唱雅愛其詩幽隱詳謹不務為奇辭險語以取異時人惟欲輸寫胸中之所懷而後已故其體度重厚而不迫秀麗而不浮聖俞詩云文章公子不相似君今平易祖襲耶然則聖俞之評許其知人之究竟又可見矣文人才士其禀氣受質無非淑靈秀慧而凡不同如

物焉其清者不為水玉其美爛為綉錦其發而亢之為洪崖峭壁其引而躍之為驪龍翔鳳其精明如日月其浩渺如江河其平如地之無寸畦其淡如水之無五味各因其人之所得既有成就自名一家蓋古之詩具在而骿致未嘗相似若凡若是而已矣潛甫語予將摹聖俞之詩於石願求文以序其後於是與掇拾其大略而書之且以見蘇公父子之趣尚為斯人所知者如此也潛甫名渙官大理寺丞

揚州詩集序

淮海先生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於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内簡編碑版亡鈌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一篇離為三卷號揚州集去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

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此據淮東南距海江河之間盡
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
及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從壽春又徙曲阿魏
亦治壽春或從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
齊梁陳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
者會稽也隋以後從治廣陵由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
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
東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
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
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由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
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
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
陵而在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於揚子雲嚴本約書云爲
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關推表處

與遊從之迹而掛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元豊四年二月十
一日謹序

會稽唱和詩序　　淮海先生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
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
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誼
游從中爲厚而山川覽觀之美醻獻之娛一時寓之於詩蓋
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
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殆爲盛事以後見爲耻或曰昔之詩
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于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
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耶切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
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
覈其理富故語與器俱足不待繁於刻畫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
鮑照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觀既以

襮孤盛德之事為手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鏤諸
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淮海先生

會稽之為鎮舊矣登崔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
迭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菰蒲之濱可以從
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它州所及而臥龍出鑑湖尤為
一郡佳處蓋府地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游
康家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武貢卿樂安蔣公當
以山富草木樵蘇所採為今於公府止之湖池沃衍田於其家奪
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瀦以緒講為流
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蔚空明不復
為人力所敗閑山水間所歌之詩至今稱為熙寧十年廣平程
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攬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
所以貽後來也使余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放其系

遇乎乃氏樂安之志手植松千余章於卧龍之上狂枝悉蔓斷雜以時秀申飭其毋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墅挹賓[illegible][illegible]民共游而樂之復為詩以紀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又公表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程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之安樂之治幾三十年而公相傳風流者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此風者可以興起矣

禊飲詩序

伊川先生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亦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水回環為流觴之所元豐己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孝之士既樂嘉賓形于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雅其不能賦詩因辨父之異亦為之評曰以好賢方承深

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義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郭公和御詩序　　胡右丞

景德四年冬十月庚申真宗皇帝臨朝謂宰臣王旦曰學貴純厚長者在東宮實有功於朕躬今老矣欲寘之近職宜何官旦等對曰陛下推恩舊臣不妄輔導之効惟上所欲命者於是以公自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充集賢院學士授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讀學士是月甲戌宴于秘閣御爲七言詩以賜之方是時天下士大夫之有識者莫不以真宗之於老臣舊德待之終始爲有禮而公之純朴質直自結明主爲可榮始公以布衣遇太宗于京師留置藩邸太子與國初授著作佐郎明年遷贊善大夫皇太子侍讀又明年除右補闕又明年拜中書舍人遂參政事以言事忤上意左授秘書監歷荆南澧州天雄河南軍府事累入爲鹽鐵使通進銀臺司知審官院判吏部流内銓而終不復

大用既而真宗欲慮儒學處公者舊且將復用而公薨矣公之始進也五年四遷遂貳政府何其壯耶已而流離擯斥二十餘年之間白首侍讀而後來晚輩往往居其上又何憊耶豈大臣之出處固亦自有時哉然公不以之厄塞不用可嗟之色攀所賜詩而和之其辭忠順感激而不怨卒章有子孫千載共褒揚之語若公者豈非篤厚知分之君子歟後五十有六年而其孫贊善大夫知明州鄞縣事徽之請奉國節度推官胡宗愈曰願賜詩之意刻于石以爲私門法宗愈嘗觀二帝三代之書至君臣都俞賡歌誥語丁寧相與之際未嘗不歎其感遇之深而有孫能承嗣以不墜其祖業東西兩漢公卿大夫之後有顯聞於世者或傳三數歲而不絕韋氏楊氏其尤也公之感遇可謂深矣清簡純厚之德可爲法而在於子孫者豈少哉若命與時固在天與人者已不可強而能者也迺若其德則必有能勉爲自立以稱公千載共褒揚之意焉

胡宗元詩集序　　豫章先生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不逢其怨也無所不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暖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挽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

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
道甞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嫻其而
樂善安士而俠奇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
篤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以予所論
詩人之態也其發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
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同前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
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
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拏扁舟蹴犍為略
陵雲下都鄢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摹善工約以丹
稜之麦三食新而畢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
遺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嗜好人也

續歲時雜詠序　宛丘先生

宋氏自宣獻公以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甚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嗜不倦博聞彊志為時顯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往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率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盡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歸歸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猶黃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眾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為為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盡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毋責眾言覽兀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變寄樂楊所以獨乎五官則者毋觀毋畏其致亦足樂

世因以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敘曰詩之亡久矣豳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憂愁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殘簿只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循之一氣候至生者咸若作灼然而華聚然而鳴以調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識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揚㧑中詩後序

栁脥先生

西蜀富山水陵獨不足若造物者有我不以見負然斷壟斷崖直指堪叢巘怒湧鬬若禮若壁劃破穹漢間當煌波奇絕夢往往有鷄洲瓦渚濆灘出沒幽爲上下遥樹杈枒野色深淡真如

壽師妙手禿筆淡墨相與點綴一段清冷的的在眾景中者人之竄始不顧者一騁目輒不復惡然自有郡以來士大夫宦婺陽者不知幾許人初無半辭隻句以為江山壯觀秋花詭石嶔巖池沼憔悴委靡不復獲一兩東郭老人鄭囊杏壇燕侵姓李遂使曾顛寒源日益減價曾不直銛錮四百錢華陵之江山草樹不獲為詩人筆硯中物者復不知幾許年也逮熙寧中歲陵楊侯作尉仁壽侯閱中第一流也遠韻軒軒拔俗數千丈又時吐清篇絕習以為江山主人是其鐵硯間寸許地固足以醉磕風霆褭鴛星斗吐奇耀怪千類萬貌則敷為春山繁為秋霽散為草木華實正自肺腑中流出惟是奇句險語若羊腸九折若太湖白頭若佳花美木楚楚可愛則斯人之游是乎信足以脫塵囂而長幽遐然則自熙寧來陵之江山著眼可愛者正楊侯之詩有以助之也昔張燕公以文章雄開元間逮其守岳陽而詩益清婉人謂得江山助夫岳陽天下奇處也陵固北面然

而得楊侯之詩而江山勝槩畢露底裏雅澹異奇相與献巧往往落落搨伯開陵人取之如書懷袖嗟乎見詩中不凡也果足以效夫也而發造化乎故愚以謂若侯之詩助江山者也非得江山助也然則着古人不到處手足以助造化不到處是寓於楊侯之詩見之因請鐫諸名山且以詔後之君子

梅塢題詠序　　于湖先生

尹孺文往時游廬山名所居曰梅塢蓋一丘一壑自在孺文胸中備於外者感於内信乎其有樂於此也孺文遇異人得所寵術鑑術起死扶疆一笑客霍康市人之邂逅故人恐其後忘歸也為此圖殆騷人賦招隱之意然聖賢之學不但為己孺文窮困悼興以施諸人一寓之樂真有道者所為章又欲按圖尋故巢翩然而往其可乎哉紹興壬午中春張安國書于建康驛舍

李齋詩叙　　方舟先生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有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

歎不遷寬然一褐邇頃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侮之至
遊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如雷霆山壓此何物使
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變化非驟融於一朝一夕間也
至若少而銳老而衰初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實榮枯盛衰之
不同得失消其中哀樂牀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强弱好鬪者
足以搏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
發爲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爲詩特其一
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盡全終身盡力於詩其才未
足當世之取捨故其積此鬱而輸寫於詩者皆窮之聲吾晉壽
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大亂觸之以感而不奪所謂剛之氣
浩然盤結胷次蓋學道君子也吾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者得
一官爲諸侯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激昂既未嘗一日忘之
石再被召官朝著不歲許罷遂往來道萬變乎晉壽初未不作世俗
高下出其所爲詩卷祖與把酒爲敘族屬訪學問累日不倦故

敘說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授之若晉壽名喬年將爲蜀司屬官

晁元獻公家傚集序　　金華先生

夫詩至唐律備濱功矣而謂該極雅麗包蘊密緻由盡萬態之變精泰避言之要昔楊文公論獨尊玉溪生焉自公及楊劉唱和集出學者爭効之號西崑體李杜之作幾廢而不行雖歐陽文忠公嘗有是說至公與新譯之風來于宋爲先覺露公金華鶴未死亦莫敢少貶也近世則皆蘇黃而以李杜爲初祖其攻玉溪猶恐不力然元稹評太白放浪縱恣擺去拘束以甚有子美若乃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尚弗歷其藩翰況於下之白而曾不研練覃思投隨窮郡事務擺去拘束觚以急忽易之施而不厭是豈文忠之所望于後之學者耶文忠固最愛之文嘗曰或患大年多用故事語僻而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嗚呼試使効西崑而能

骨格具存纖穠兼備李杜果何遠哉其裝持江西之靈御捷敏
顛劇辭公直老一日直老曰須妻見㒹當是公某徵集益廣之以
遺妻學柳下惠者某既鍵諾故因妄論之如此

陳無己詩集序　金華先生

無已陳公學文於曾南豐學詩於黃豫章南豐以西京為宗師
豫章以少陵為詩此千載作者之極功也然文以氣為主要擬
古人機杼而自為遒幅詩以意為勝能得古人句法則方為受
用其不安願表其大允而出之少陵嘗戲辭少保鶴曰畫色久
欲落蒼然猶出塵公賦文與可枯木曰黑色落欲盡嚴頭猶未
移少陵賦月曰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公曰不應明白髮似
欲勸人歸至於少陵曰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公曰時要平
安信反愁消息真又曰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公曰晚歲何
多難經年始一歸又曰兵戈寧亂色高臥負微軀公曰臨深負
虛枕又曰把文驚小陸公曰把文甘老鈍又曰尤輿得同行公

曰名成沈鮑行又曰孤城隱霧深公曰寒城著霧深又曰黯黮
壽人過公曰蹋魁須游子又曰山谷進風涼公曰溪山進晚風
又曰此生已媿須人扶公曰身已要人扶由是觀之公之淵源
遠矣蓋西京文之正宗而少陵詩之真訣國朝得其傳者自歐
陽文忠始一再傳而至蘇氏以及南豐豫章焉自公之後無足論
者世之士苟有志於絕學微公而誰與歸乎紹興六十年六月八
日眉山程某伯文父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六十